

隕石

藺蓀

喜歡我的人喚我作流星；
討厭我的人喊我作掃帚星；
研究我的人稱我為隕石。

誰也不知曉這塊天界的頑石，
哪天心血來潮活膩了，
居然膽敢無視天帝所劃定的雷池，
軌跡也不依；
引力也不依；
依的只是自個兒的性情。

我
沒有太陽的驕蠻，自我中心膨脹；
沒有月亮的冷艷，不食世間煙火；
沒有群星的疏離，卻老愛拋媚眼。

我
只是那些大老的小個子遠親，
祖上同樣從那個大爆炸中蹦出來。
那光景，瞎，真可惜沒讓我碰上！

看哪！我血液中流淌著同樣的電子、中子、質子，
啥子不如人？

一肚子窩火卻奈何發不出光，
不甘心老繞著人家的肚皮轉，能行？

能行！
不行的是狗熊。
想著想著就出列了，
願力好像還真有那麼回事兒呢！

虛空中遊蕩並不那麼好玩兒，
心中惦記家裡的滋味兒更難受。
沒有伴兒的征途上，嘴巴都僵歪了。
走人家走多了，連話題都貧乏了。
碰上個大欺小的，蹭掉兩層油皮還算撿得回來。
撞上個開黑洞的，那就連命都搭上了。

幸好我見過世面，腦子裡還不全是漿糊，
至今依然活著，
但那又怎樣呢？
老不死的算是哪門子的樂趣呢？

天帝的世界萬壽而無疆，
那真是無期的刑場啊！
祂老以為自己還中用，
但誰都不把祂當作一回事兒。

有人說祂不理事了，當太上天帝了。
就算祂真的太上了，梯隊中輪著號兒的小天帝又有誰聽呢？
結果功勞榮耀還是全歸於祂，
宇宙的黑暗處照舊黑暗。

有人說祂息勞歸主了，天帝不就是主兒？
換甚麼名堂還不是祂！
祂不息勞我們也沒過上好日子。
在愚弱者的腦子裡祂，死 不 了！

而且到底死又是怎樣一種生活呢？

小小流星，雖然比不上星星的傲岸出群，
但卻更願俯視大地，親近人們。

是啊，跑了無數無數光年的路，
這兒的光最柔和，
這兒的黑暗有明燈照引，
還有，這兒的人們傻呼呼的還相信永恆，
天知道那是多麼令人感到厭膩，悶氣，窒息啊！

然而，我畢竟
看到了熱鬧、喧嘩、生氣；
看到了希望、渴望、奢望；
看到了親情、愛情、人情。

為了不確實的明天，
這些死囚徒們的確努力地在幹啊！
有的甚至犧牲了短小的性命，換回了不朽的姓名。
更多的白白死去，努力的成果也隨著他們的肉身壞死腐臭，
變成其他後來者革命的對象，周而復始，有始無終。
這才是他們的永恆！
而他們都矇在鼓裡。
至於大部份人嘛，的確還在六道中輪迴，
怪可憐見的！

我要宣告我的到來！
讓人們期待；
讓人們變改；
讓他們中的科學家準備好分析的儀器、觀察的器材。

我來了，我來嘍！
為了擁抱人間，我要拼死衝過沉濁的大氣。
白天人們看我不見只是他們勢利，
那可以理解，
天界又何嘗不同！

夜裡人們思念光明，
他們會期待我，
渴望看到我，
但卻並不打算跟蹤我的軌跡。
他們期望在我的光照中許願，
為他們的生活帶來好運。

由東到西，我聽到無數美好的祝願。
其中不少真讓我感動。
朋友們，我來是為了替你們引路，
路得由你們自己走。

把你們的心聲都說出來吧！
讓你們共同的願力化為能量！
將你們的地球變成宇宙之光！
黑暗是那麼令人難堪，令人窒息，令人敢於赴死。

天帝是沒用了，
人，才是最真實的。
願意生的就好好地活！
你們的心願既是一樣的，
甚麼隔閡能阻止你們追求美好呢？

我確實跑累了。
直到最後一刻我都會念叨著你們。
我將在燦爛的火焰中靜靜地離去。
不留下一丁點兒渣滓、一丁點兒齷齪。

宇宙中我獨來獨往，
只可惜那帶不走的人情。

傻不雞雞的科學家或會找到部分的我，
他們管那叫作隕石。
其實，
那是我的心，
我鐵了心願意把它留在人間，
那心跟你們的其實沒有兩樣，
剖開來看，
那會是同樣的電子、中子、質子。

